**death/死亡(Sǐ Wáng)**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European Perspective | Didier Sicard | 31 May 2022 |

**西方国家的死亡（现象学角度及其演变）**

死亡不单纯是生命的结束，它还意味着这种生之尽头与它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。

文化依然在那之中留下了它的印记。尽管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，尤其在仪式方面，不过无论在北还是南，西方国家对死亡的看法仍有着相当的共同性。即使在意大利、西班牙、希腊和地中海岛屿，仍保持着古老的仪式或焚烧的传统，最主要的不同出现在那些东正教国家，死者尸体必须暴露在生者的视线中几天，而在基督教文化的那些国家，在将尸体放入棺材或盖棺之前，守灵时间则被限制在几个小时（以内）。唯一的新奇之处，在于年轻人悲惨早亡时的“白色台阶”。除了重要的参与者或人物外，家庭在葬礼中的地位，不如过往那般重要了

与身体的关系（参见“身”）会对死亡产生影响。身体-灵魂的二分法，被生活中的二分法所取代，即躯干-身体（Körper-Leib）或生物之身和社会关系之身（Zòe和Bios），也即是说，一方面是身体诸器官的分离，另一方面是感觉和社会之身的分离。死亡将躯干和身体分开，而不是将生物之身和社会关系之身分开，后者构成了对一段时期的一种纪念。永恒的愿景正在逐渐消失。我们不再谈论不朽（除了“先贤祠”（the Pantheon）），它乐于接受最为著名的人。

故而，一个人与他/她自身死亡的关系，不仅仅是一个私密的问题。历史学家阿利埃斯(Ariès）刚刚确认了几个历史时期：在中世纪是”驯顺的死亡”，遍及集体仪式的特点（但丁的地狱，1308AC），中世纪最后的一部分时期，则是”自我的死亡”--它将垂死之人置于死亡过程的中心，（1400年的十五世纪（Quattrocento）绘画，）强化了如下的主题——可能的惩罚，或为一个好的死亡做好准备，这将通往天堂。接着是”你的死亡”，这突出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感情和情绪。(1700-1800）最后则是”颠倒的或逆序的死亡”，这也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死亡。垂死之人被剥夺了他/她的死亡，因为他/她的死亡愈发孤独。死亡必须被掩饰，置于远处，不能妨碍生者的生活。换言之，“他的死亡”伴随着生死界限的弱化，是生之特质对死之特质的延伸。宗教场所可以面对一点，除了在多数弥留仪式的时候。天主教极端的涂油礼，业已消失了。

在20世纪后半叶，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来临了。与之同步，治疗方法的进步，大大推后了死亡的时间，社会愈发地将死亡排除在日常的社会空间之外。医疗（高）效率的共同出现，反而减少了公共和私人的仪式。死亡已经成为一个医学问题，并伴随着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，即通过死亡来缩短痛苦或预见痛苦（的时间）（比荷卢的安乐死），协助自杀（瑞士、西班牙、美国某些州等）。这些医疗死亡，约占生命终结的5%。他们被激进协会激励，并给予他们大量的媒体报道。姑息治疗的概念和实践，是在生命终点前提供医疗支持的一种形式。

而在死后，火化的做法增加，土葬则在减损，减少了墓碑和墓穴，而改用丧葬用的骨灰盒。伴随着身体和灵魂关系的消失，对来世的信仰亦在不断减少。年轻人的死亡，愈加被体验为一场场难以忍受的戏剧性事件，其中的情感仍然存留得非常丰富。老年主体的死亡，则被认为是一种结局。

最后，在过去的40年中，死刑在大多数国家都已消失。在欧洲，只有白俄罗斯和俄罗斯（还有死刑）。全世界有108个国家的宪法，都禁止了死刑。在144个没有通过法律反对死刑的国家中，也不再实施死刑。